

XIANG TU JI SHI

乡土纪事

杨
栋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乡 土 纪 事

杨 栋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 2 号

乡土纪事

杨栋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长治教育彩印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字数:180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

ISBN 7—5378—0999—2

I·977 定价:5 元

序

韩石山

何时何地认识杨栋的，时日久远，竟无踪迹可寻按了。质朴的形貌，呕哑的方言，清纯的文句，敏捷的文思，一旦相识便补足了先前的睽违，且预定了往后的情谊。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句旧诗早已破译了人与人交往的奥秘：声气相通，正不必朝夕相处。

真正的熟识，是在我主其事的一次全省散文征文之后。那次全省青年作者投稿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从未做过这号事，多年前当中学教员的积习害了我，事必躬亲，一篇篇稿件不知耗去我多少个白昼与夜晚。组织评选，名单登报，授奖仪式，我们做得煞有介事，过后还出版了《山西青年作家散文选》。就是在这次大赛中，杨栋获得了头等奖。文事如同人事，难说多么的精确，只求个大致公允。所以列他为头名，并不全在他的那件参赛作品，也有表彰他多年来的成绩的意思在里面。此前他已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过数十篇散文，可说是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了。纵然如此，对这次的获奖，杨栋仍很珍惜。这一点，从此后与我的交往中能感觉得到，虽说彼此都不明言。同时获得头等奖的还有几位青年作者，而今却绝少通音问。好为人师，我视他们为门生，才高八斗，他们视获奖为当然，难说谁的不对，只能说人各有志罢了。或许是有了这种比

较，我对杨栋也就特别的敬重。不全是感慨人世间情味的淡薄，实在是我和他都有点旧文人的毛病。这或许也正是我和他都活得不够潇洒的地方。

记不清是此前或次后，杨栋曾流露过让我为他写篇评论文章的意思，也仅是流露而已，不像某些人那样反复纠缠，近似绑票。我当时是很痛快地答应了。过后却没写。及至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出来了，按说该写了，不知为什么，还是没写。不全是怠惰，是我觉得他还可以写出更好的散文，我还可以写出更好的评论。如今他的第二本散文集出来了，第三本也即将付梓，让我写篇小序，我方才感到自己先前的期许已近似严苛，倘若换了别一个人，怕早要骂声不识抬举，拂袖而去了。于此也可看出他的忠厚，也可看出我俩的情份。

我不后悔。纵然这几年我的文章没多大的长进，而杨栋的散文是实实在在的长进了。数量的惊人，总计有 400 篇之多，倒在其次，主要是已形成自己的风骨。此处我避开风格这个词儿。风格的格字，容易使人想到某种格式化了的东西，而风骨则是一种内在的气质，它可以外化为不同的形态，却顽强地呈现着单一的质地。

常年生活在县城，编着一份小报，他知道太岳山深处的那个小山村，才是他心灵的家园。村名叫黎和村，在他的笔下写作梨花村，是谐音也是这个小山村的旧称。不回避偏远，也不回避贫寒，他将这些都视作上苍的赐予，平静地接受下来，化作文思的流淌，如同家乡山间流出的那股清泉，带着山崖间坠落的花瓣，泛着村妇们洗濯衣衫的泡沫，没有喧嚣，没有浪花，只有宁静与清冽。好多出身农家的文化人，一旦进入都市，常是一刀切断自己与农村的联系，不能说有什么不对。然而，得

看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倘若你是个作家，算你倒霉，你将无法抹去这生命的底色。不必留恋那粗砺的饮食，但也不必遮掩那贫寒的始初。留恋和遮掩都是矫情，而矫情是艺术的死敌，既已有了辉煌的业绩，往昔的贫寒正可以砥砺我们现今的气节。

杨栋在这一方面把握得很好，或许不应当说是把握，更多的是一种心性。以他的学历，以眼下正从事的职业，他更大的可能是成为一个小县城的学究，薄有文名，自满自得。然而，正是因了这份坦诚，升华了他的人格也升华了他的艺术。不安于壅塞，他将友情幅射到全国，甚至偶然相识的台湾父女，过后也和他书来信往不绝。不回护贫寒，他用想象描绘自己的富足，那不知何年才会拥有的阔绰的书房，我们现在就得承认是个真实的存在。两本淘得的减价书，一个寒酸的小书架，都能让他欣喜若狂，命笔为文。再如几次写到的买书，在都市里的大学者看来，实在是卑卑不足道的俗事，而在他，却是那样的真挚。为配齐《沈从文文集》中的几册，四处搜求不得，竟直接给沈老先生写信求援，老先生将他介绍给花城出版社，社方仍复他个“缺货”，不得已，在报上写文章诉说自己的苦恼，终于感动了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来信主动相助，方配齐了这套文集。只有杨栋能做出这种事，也只有这样的事能显出他的率真的品格。

近年来他去过许多地方，每到一处，都要写一篇乃至几篇散文，未见其多么深厚精确，只因将自家的心性，一个外乡人的情怀注入其间，便有了独具的文化蕴含。就是写家乡人事的那些篇什，淡淡几笔，即勾勒出一幅幽静的画面，不浓艳，不热闹，甚至连通常该有的描写也省到不能再省，仍能让你感受到

那昂扬的活力,缠绵的情致。这是一个山乡青年对世相的体味,也是一个智者对人生的感悟。

文字美,情感真,篇幅短,读杨栋的散文,常给我一种读古人绝句的感觉。不是说那诗意,光说诗意就俗了,我说的是其形式与内涵。旧文学形式中,我最喜欢的是绝句。同样是诗,七律和长排因其冗长饶口,多令人生厌,只有绝句才是真正的中国的诗。以字为词,随意组合,音素少而同音字多,古汉语的这些特质决定了绝句的精美与艰难。要在那么小的空间里翻起筋斗来,你得有多么高强的武艺?

如此论列,并非是说杨栋的散文达到了多么高的境界,写得太多,又大多是急就,有些篇章难免失于肤浅。好在杨栋还年轻,我相信,假以时日,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这一点,读者和我都将翘首以待。

1993年3月13日于潺湲室

目 录

第一辑 梨花村随笔

序	韩石山
清明的雨	(2)
屋	(4)
故乡月	(6)
梨花书屋一日	(11)
炒面的故事	(13)
书房	(16)
书架	(19)
书友	(22)
逛书市	(26)
又逛书市	(28)
谈爱书	(30)
谈买书	(32)

谈蒲剧	(34)
梨花院记	(36)
莜麦谣	(38)
田园	(39)
童话	(40)
文人	(42)
买《二十五史》记	(44)
买《萧红全集》记	(46)
买《沈从文文集》记	(48)
买余光中散文集记	(51)
买贾平凹散文集《人迹》记	(53)

第二辑 梨花村游品

塞外	(56)
谒五台	(59)
瓶城	(68)
龟城	(71)
登古绣楼记	(75)
游后羿射日之地	(78)
寻访乔家大院	(81)
寻觅帝女魂	(84)
宴建德城赋	(87)
东西哄哄观娃娃鱼记	(89)
游玉皇庙记	(90)
雨中游龙潭	(93)

灵空松记	(95)
秋山绿雨染千林	(98)
淡雨浓雾游绵山	(102)
太岳山写意	(105)
访赵树理旧居记	(107)
恒山一日	(109)
游了两回西湖	(117)
青冢对雨	(120)
烟雨苏州	(123)
太湖水,太湖石	(125)
古运河夜航	(127)
寻找鲁迅	(129)
青岛日出	(132)
看峨眉	(134)
女性的都江堰	(137)
杜甫的草堂	(140)
青城山寻幽记	(141)
看了一次大佛	(145)
雨花台寻芳	(149)
秦淮河访艳	(151)
登一登黄鹤楼	(153)
过三峡	(155)
少林寺的佛迹	(157)
黄叶村怀古	(161)
西出阳关	(164)
黑山岩画怀古	(166)

驼·····	(168)
大戈壁品茶·····	(170)
黄山三日·····	(173)

第三辑 山地小品

别·····	(182)
祭·····	(184)
一个寡妇·····	(185)
闹洞房·····	(187)
母与子·····	(188)
媒·····	(191)
泥娃·····	(193)
虎孩·····	(195)
粮王·····	(197)
一个上过银幕的退伍兵·····	(199)
南湖·····	(201)
七夕·····	(203)
公松树,母松树·····	(205)
老槐·····	(207)
白榆·····	(209)
电·····	(211)
石患·····	(213)
村规·····	(215)
官道·····	(217)
天籁·····	(220)

一个单身汉·····	(222)
没有月色的黄昏·····	(226)
花案·····	(228)
觅·····	(230)
修山的人们·····	(233)
摘核桃·····	(234)
农贸市场·····	(236)
听书·····	(237)
篝火·····	(238)
招魂·····	(239)
年景·····	(240)
娶亲·····	(241)
凤尾菇·····	(242)
后记·····	(245)

第一輯

梨花村隨筆

清 明 的 雨

纷纷，扬扬，丝丝，缕缕，是清明的雨。茫茫的太岳山，座座苍山如洗，叠叠红岩欲醉。雨，不是江南的杏花雨，不是宫殿的梧桐雨，不是戴望舒悠长的“雨巷”，雨丝从天上落下，打湿了山沟里万家烟井，也打湿了我单薄的布衣。我奔走在雨帘里，没有伞，没有雨具。一双赤脚踩得满地泥水“啪嚓”、“啪嚓”响，任雨从头发淌到眉梢，从眉梢流向胸际。冰凉的雨水浇灌着我年轻的身躯，如浇铸着生命的意志，满山的牛铃也象被细雨打湿，响得更沉重了。抹一把脸上的雨水看天，天老是阴沉着面孔，眼前是雨纷纷，纷纷雨。

这雨丝响了几千年，从发黄的书卷响入杜牧的酒杯，而眼前又淋淋琅琅响进我的笔下，那原是我在故乡的一个清明，16岁的我没走过16岁的花季，当了生产队里的“小放牛”。第一次在太岳的山沟里沐风栉雨。黄昏，父亲从广播喇叭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阴沉着脸对着全家说：“天塌了……。”天真的变了脸，雨连绵，连绵雨，一个伟人的消失，使千千万万普通人失去了精神支柱，也竟使得一向刚强的父亲变得沉默不语，深夜里，为谁风露立中霄，清晨里，冷雨幽窗不堪听，春雨犹未歇，又何期泪洒清明雨，是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么？是身在山野而心系庙堂么？雨却呢呢喃喃，如春蚕咀嚼着桑叶，如少女

弹弄着古筝，荒坟的野草摇头，古墓的老柳俯首，柳枝上，一串串纸钱沾叠在一起，是招魂，也是哀思。荒芜的山野如一位古稀老农，萧条的叫人伤心，败落的叫人凄迷，只有层层叠叠的山石冷眼看着世道沧桑。

雨缠缠绵绵，打在小村人家灰色的屋瓦上，孤独的烟囱，沾滞着懒懒散散的炊烟。留着满脸络腮胡子的老牛倌终于来了，他已捆好一捆松柴，说：“早点回吧，清明要上坟哩。”我问：“下这么大的雨，你咋还找柴？”答：“咱是受苦人，活着就得受，何况雨。”心里便想，“受”字在他，便是忍耐便是奋斗吧？说着，他“嗨”地一声把柴扛在肩上，开始吆喝牛群回家。粗大的嗓门震的雨中山林嗡嗡地响，那话音在我耳边袅袅回荡了10余年，那雨丝斩不断，理还乱，一直缠绕在我的心间。

雨如注，雨如祭。雨是在软软款款抚摸着我的那片山野，山潮潮树湿湿，天皇皇地汪汪，树上有经霜的红叶飘下，“红翠湿人衣。”要在江南该是“台榭绿荫浓”了，是细雨梦回“春城无处不飞花”了，但眼前却总是晃动着老牛倌微驼的背影和牛马的铃子。“一笠烟雨任平生，”想想也真豪迈，霏霏烟雨里，到处是被毛泽东称作“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山民们……。

哦，清明雨，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季，急匆匆来滋润干涸的土地，小雨如酥，如编如织，那沙沙雨声穿越过多少岁月，在许许多多文人骚客的笔下响成一片仙乐，至今，也仍在我多愁善感的心弦上回响。

一年后我参加了工作，但每逢清明节，便总会想起故乡，想起山中的坟墓，想起连连绵绵的清明雨。山里的清明哟，你可还是“其雨淫淫”山色苍苍？坟头墓畔，可还是打湿纸钱飞不起？山里沟里，可还是霏霏细雨满故乡吗？

屋

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草民百姓，生于世间，便需要有个住所。古人类不知盖屋，便在山洞里生活，称为“穴居野人”，山洞是原始的屋，天然的屋了。

我小时候住的屋是一个四合院，那是土改时分“老财”家的。“老财”就是乡下财主，是乡下有钱人，那个院子很小，但墙很高，院子便缺了日色，暖季里阴气森森，冬天院里积了厚冰，几日不能融化。乡村的窗户没有玻璃，屋前又有了前檐，屋里便黑洞洞的，母亲说：“进了屋如跌进黑窖里了，东摸不着西。”那屋比不上现在“专业户”的小楼，也是比不上普通人家的居室的。我刚懂事上学时，便常在纸上画房子，画二层的楼房，楼边有小河，门外有池塘，大门红灯笼，院里桃杏花。显得生机勃勃。我想：我将来有这么个住处，便算是有福了。

人到中年，过惯了漂泊无定的日子，心里便期望有个屋。对我来说，屋不需精致，有两间瓦房足矣，但须是二层的，十几年来一直住办公室，受够了闲人的骚扰，就很向往躲进小楼的境界，四壁是图书，窗前放一张大桌，一把古式太师椅，桌上放个大砚台，玻璃板下要压几张东山魁夷的静物画儿，不要抽烟，不要有酒味肉味，泡一大杯茶，静静地看书或想心思，该是最美妙了。一个同事劝我说：“修几间房子吧，闹人家，闹人家，

有人没家算什么人家。”但一想到梁实秋的那句话心里就发凉，他说：要想一天不得闲，请客；要想一年不得闲，盖房；要想一生不得闲，娶小老婆。想那修房，要备料，要借款，要请人帮忙，整日忙碌了，还会有我读书的时间吗？还会有写文章的时间吗？再说：这年头办事都需有关系，送礼物，批个地基也要过几道关；人说：送送礼得上千元，交交地皮费得几千元。何况，我是“干部”，干部建私房是要常常被“清查”的，机关集资盖宿舍，也曾想过报名，但妻儿是“农户”，农户不是“双职工”，便还是不够条件。所以，我是真正地进退两难，于是便想：屋，就让它成为我心上一个永远的幻想吧，卓别林说：“人生需要勇气、需要幻想，还需要一点儿钱。”人生在世正因缺少一些东西才会兴冲冲去为衣食住行而奔忙，什么都有了，反倒会觉着活的没意思，反倒会厌倦红尘冷了热肠，想那三毛、海明威、川端康成，绝不会是因没有房屋或没有声望才去轻生的。我的前半生庸庸碌碌，一直没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小屋，心里就一直有一种不安全感，也有一种对人生和事业的紧迫感。看着别人家那么舒适宽敞的院落，红砖蓝瓦的新屋，心里便酸酸的，又想：这或许是个“暴发户”，凭那点点工资，人们实在是没法子“大兴土木”的。心里便安慰自己：漂泊就漂泊着吧，穷困就穷困些吧，吃亏就吃亏点吧。郑板桥云：“吃亏是福。”

我还是想着要造一座屋，我常在幻想中描绘那小屋的样子。厨房、卧室、客厅我不去计较，我只想着属于我的那一间，作家们称之为“写作室”的。我不知此生能否拥有，但我会为之奋斗。虽然我还没条件盖屋，但我心里是一直在想念着的：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